

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精选

The World's Children's Classic Selection

科幻 小说精选

KE HUAN XIAO SHUO JING XUAN

【德国】柏吉尔 等 / 著
顾均正 等 / 译



历经时间检验而光芒永在的文学篇章

经久不衰的传世佳作
一生必读的文学经典

一卷在手，世界最美的经典篇章尽在眼前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新的发现……



科幻小说精选

The World's Children's Classic Selection
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精选

【德国】柏吉尔等/著 顾均正等/译
黄源 于之/编选



YZLI0890119491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HUBEI CHILDREN'S PRESS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幻小说精选 / (德) 柏吉尔等 著; 顾均正等译; 黄源, 于之编. —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5
(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精选)
ISBN 978-7-5353-5838-7

I. ①科… II. ①柏… ②顾… ③黄… ④于… III. ①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2340 号

科幻小说精选

[德国] 柏吉尔等 / 著

顾均正等 / 译

黄源 于之 / 编选

责任编辑 / 王植磊 黄穗 李松

美术编辑 / 陈玲 装帧设计 / 黄珂

绘 画 / 鱼籽籽

出版发行 /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深圳市彩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87×1092 1/16 18 印张

版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53-5838-7

定价 / 25.00 元

策划 /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热线 / 027-87398305 销售热线 /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王清博士 邮箱 / wangq007_65@sina.com

声讯时代为什么要重读经典(代序)

徐 鲁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进入后工业文明,尤其是进入高科技和声讯网络时代之后,声讯和光影将逐渐取代语言文字,纸品书乃至语言文字写成的文学将不再成为人们主要的阅读对象,人们将进入一个彻底的“读图时代”和电子阅读时代。

这种观点其实只说到了这件事情的一个方面,即声讯时代给人们带来的阅读革新的一面。而对另一面,即声讯时代给我们的语言文字带来的伤害的一面,却没有说到。我甚至觉得,声讯时代对于纯文学,对于传统观念上的文学而言,有点像潘多拉的盒子,它使我们的语言文字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瘟疫”的袭击。

“瘟疫”这个词是意大利学者和作家卡尔维诺的一个说法。他有一部很有名的演讲录,生前把讲稿都已准备好了,1985年在准备动身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讲学的前夕,不幸因脑溢血逝世。他的讲稿被人整理出版了,起了个书名叫《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有一个译本叫《未来千年备忘录》)。这本书的第三章中,就专门讲到了声讯时代来

临之后对语言文字的侵害，他用了“瘟疫”一词。他认为：有时候，我觉得人类最特殊的才能——即用字遣词的能力，似乎感染了一种瘟疫。这种瘟疫困扰语言，其症状是缺乏认知与临即感，变成一种自动化反应，所有的表达化约为最一般性、不具个人色彩，而抽象的公式，冲淡了意义，钝化了表现的锋芒，熄灭了文字与新状况碰撞下所迸放的火花。

的确，人类进入高科技和声讯网络时代之后，传统的书斋生活的平静与安稳已被打破，书香馥郁的图书馆和研究中心，也不再是皓首穷经的学者和莘莘学子们唯一留连忘返的地方了。轻轻的点击之间，世界缩小了。让我们这样想象吧：互联网势必变革我们那些传统的生活与学习方式；声讯和光影将会逐渐取代语言文字，E-book 将成为所有纸品出版物的终结者，人们将进入一个彻底的“读图时代”……

这是声讯时代所能带给我们的诱人的金苹果。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也就此打开了。从纸质书到电子书，我们传统观念上的语言文字遭到前所未有的“瘟疫”的袭击。甚至，它为我们带来的，将是一曲“读书的挽歌”。

大量的、公共的、千篇一律的、不再具有什么个人色彩的单词与词组的设置，势必成为一种“数字化霸权”，使我们从此将失却纯粹的和个人的语言风格，我们将不再去推敲和寻找最准确、最细腻、最富表现力的词语，我们将失去最后的精确与多样的风格。还有思想上、文学精神上的损失，这方面的损失也许更大。

声讯时代，大多数人追求的是流行阅读，快餐式阅读。这些阅读使我们获得的是感官上的轻松，表层上的享乐，而不可能进入大脑，沉淀于心。我们已经看到和感到了，流行阅读只能让我们获得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即如目前被宣扬得沸沸扬扬的“网络文学”，其实并没有给我们的

社会和人生带来什么严肃和深刻的思考,而只是一些私人话语的无序展示和群体语境的重复交流。

诚然,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电子商务、网络生活、远程教育、虚拟社区……已经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必需,然而,大量的充斥期间的文字侵扰,也许与流行、时尚相关,却与精神、灵魂、思想、哲学、生命、本质等等无关,甚至背道而驰。总之,生存在网络时代,我们将面临一种危机,每一个有点文化修养和文化良知的人其实都感到了这种危机和“瘟疫”的侵袭。因此,我们必须来抵抗这种声讯时代的“瘟疫”。用什么来做抵抗?当然不可能“以恶制恶”,那样只能变成扼杀文化的“合谋者”。抵抗方式会有许多种,其中之一就是重返经典阅读之乡——“重读经典”。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俄罗斯一直是一个充满书香的国度,据说,不同的年代里(即使是战争期间),人们仍然不放弃经典阅读,甚至集体农庄的农妇,都可以为你背上一段普希金的诗或契诃夫的剧本台词,国民素质一直很高。然而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后,这么好的阅读传统在前苏联时代却渐渐式微了,流行阅读代替了经典阅读。结果是,人们的精神状态日趋萎靡,社会风气急剧败坏,到最后,整个国家也解体了。有识之士总结说,毫无办法,这是必然的结果,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老一辈俄罗斯人,都是读着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所提供的精神养料成长起来的,他们心灵坚强、宏大、高尚,而现在的一代人,不读这些作家的作品了,没有这样的精神养料了,所以也就有了这样的结果。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样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畅销书;反过来看,什么样的畅销书,什么样的阅读,也产生什么样的社会。

前苏联的这个教训是有道理的。流行阅读所提供给人的东西,哪能和

普希金、果戈理们所提供给他们们的精神养料相比呢！那是一种天壤之别！

美国人也许正是从俄罗斯的经历中得到了启发，引起了警惕，所以他们这些年一直在倡导阅读经典。美国教育机构仅为高中学生列出的必读的经典书目就有二十部之多，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一个书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弥尔顿的《失乐园》，柏拉图的《理想国》，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惠特曼的《草叶集》，爱默生的《演讲集》等等。这是美国高中在校生的必读书目，而且教育部门规定，这些书目数十年不变，且要参加相关内容的考试。

他们的目的当然在于培养新一代人的思想素质和文学艺术素养。他们是要以这些伟大作品所展现的宏大、高尚、开阔的精神境界去帮助新一代抵抗丑恶，改造贫乏和平庸，远离虚无和轻浮，同时也获得对于古典美、传统美的认识与理解，从而更好地去创造自我，创造世界。

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先进的思想文化的精华，凝聚在那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学艺术的经典之作当中。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学校不妨精心选择一些必读书目，让学生认真去阅读，借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情感和道德素质，丰富他们的文学艺术素养，让这些伟大作品所展现的宏大、高尚、开阔的精神境界，引导和帮助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去抵抗丑恶，改造贫乏和平庸，远离虚无和轻浮，同时也获得对于古典美、现代美的认识与理解，从而更好地去创造自我，创造世界。

美国著名批评家斯文·伯克茨写过一本名为《读书的挽歌》，专门谈论“电子书”诞生以后，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将得到什么？我们又将失去什么？他说：“我对此感到恐惧，但也能持宽容的

心态”。他的宽容是来自于这样一种理念(或者说是信念):“我允许流行文化(污染程度较轻的一类文化)之河在我女儿身边自由流淌。然而同时,我则尽我所能让她接触各类(经典)书籍。在儿童想象力的自由市场上,较传统的产品以其趣味性及其独特性享有自己的地位。同样,我也坚信儿童心灵的原始活力及其独立性。”

这是一种比较公允和合乎理智的态度,即在注重经典阅读的同时,也并不排斥对流行阅读和声讯、光影的亲。亲和之中他们将获得一种有力的“抗体”,他们将拥有一种对古典美、现代美双重的敏感和认识判断能力与接受能力。在点击之间,失去本该失去的,获得理应获得的。

那么,有人要问了:凭什么说只有经典阅读才能使我们产生抗体,抵御语言文字的“瘟疫”呢?这就要谈到一个何谓“经典”的问题了。或者说,什么样的书才算得上是经典呢?

卡尔维诺说:“经典就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阅读……’的书。”应该承认,每个人对“经典作家”、“经典文学名著”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正如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同样一部作品,对我来说是至高无上的经典,对你或他来说也可能不是至高无上的。或者说,有些作家与作品在某个世纪、某些年代被奉为“经典”,而到了另一个世纪、另一些年代,就不再可能成为“经典”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作家与作品一直被湮埋在岁月的灰尘之中,没有被人发现它的光亮,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渐渐认识了它的价值和意义,不禁惊叹:原来它也是一部经典啊!一部被遗忘的经典。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动摇不了其“经典”地位的作品存在的。只是,要给这样一种“经

典”下个定义,却不大容易。我没有这个概括能力,因为每一部经典都不一样。有的是文学精神上的典范,有的是结构形式和语言文字上的典范;有的是作用于人类心灵的,有的是贡献于人类的美学和艺术的。

在这里,请允许我引用另一位批评大师对“经典”下的一个定义。这个人是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圣·伯夫(1804—1869),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什么是经典》。在他看来,“真正的经典作者丰富了人类的心灵,扩充了心灵的宝藏,令心灵更往前迈进了一步,发现了一些无可置疑的道德真理,或者在那似乎已经被彻底探测了解了的人心中,再度掌握住某些永恒的热情;他的思想、观察、发现,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必然开阔、宽广、精致、通达、明断而优美;他诉诸属于全世界的个人独特风格,对所有的人类说话。那种风格不依赖新词汇而自然清爽,历久弥新,与时俱进。”

应该说,他这个定义是很有概括性的。我觉得它本身就具有“经典性”,是对“经典作家”所下的一个经典性的定义。

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写过一段文字,是那时候我为自己心中的经典作家——我称他们为“大师”的,所写的一个定义,不妨在这里重述一下,算是一种定义上的互为补充:

所谓的大师,在我的心目中,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终其一生——无论是列夫·托尔斯泰、萧伯纳、雨果那样的耄耋高寿,抑或雪莱、拜伦、普希金那样生命匆促——都以博大的爱心,以殷殷的热血,以无与伦比的天赋与才华,以极端自觉和至死不渝的对于人类理想与艺术胜境的追求,呕心沥血地从事着世界文化的崭新星座的创造工程!而果然,一颗颗光华璀璨的、无可替代但又相映生辉的巨大恒星升起来了,升起在各自的世纪或年代的

天空之上,而且一旦升起,便闪耀四方,永不坠落。他们既是人类文学穹苍里恒久耸立的高标,又是世界艺术宇海里不熄的航灯。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人类精神海域里的领航者,是人类理想高地的孤独的守夜人,人类将因为这些无限伟大的人物及其思想的存在,而对其永远感到虔诚,并心甘情愿地向着他们低下自己的头颅,一旦离开了他们,将再也无法有意义地生存下去……

我心目中的“经典”的意义其实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思想,即精神,即作用于人类心灵的那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美学,即贡献于人类艺术发展的那一方面。这两方面再缩小一点说,即是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或曰表达技巧)两方面。我觉得,一部真正的经典,一般都具备这两方面的意义。当然有的可能某一方面的意义更为突出,因而掩盖了另一方面的意义。但不可能有任何一方面“缺席”,那样便不会是“经典”了。

而且,一部真正的经典,必须在这两方面都渗透到了一代代读者的意识之中,乃至转化成人类的一种集体性潜意识。它在思想上(精神上)和艺术上(美学上)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化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甚至成为后来的文学、文化必须传承的某种本源性的东西。比方说,希腊悲剧,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荷马史诗,中国的《诗经》、《楚辞》等等。

我相信,人类无论处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度,对于文学的认识和需求,都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共通性和持续性。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学趣味自然会有所差异,但其间仍会有品位上的一致性。比方说,荷马、但丁、弥尔顿、莎士比亚、莫里哀、雨果、歌德、安徒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

斯泰、庄子、曹雪芹等等,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能不承认,他们是经典作家。他们的作品从思想上看,都谱写了人类生存共同的旋律,反映了各自民族的生存环境、文化背景和整个民族的悲欢离合,从而使人们获得人生的智慧,给予人们一种存在上的整体感、真实感和神圣感。而在艺术上,它们的贡献又是各有千秋,缺少它们之中的任何一部,人类的文学史就会显得不那么完满。它们中的任何一部,都是人类艺术发展长链中的不可缺少的一环。缺少它们,后面的环就无所依托、不复存在了。

例如,倘若没有诗人但丁,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诗人圣琼·佩斯;没有荷马,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埃利蒂斯;没有里尔克,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帕斯捷尔纳克、奥登……真正的经典作家、经典作品,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无限伟大的文学都可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或者说,那几近无限的文学资源,都可能聚集在这样一个先驱者身上。有了先驱者,才有文学的故乡。所谓作家,就是要看谁是可以回到“故乡”的一种人。他将在自己最隐秘的精神源头,与之呼应,并为自己所获得的全部体验与感受寻找一个妥当和完美的文学归宿。譬如,埃利蒂斯反过来在创造荷马,圣琼·佩斯在创造但丁,拉封丹在创造伊索,里尔克又在创造荷尔德林,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创造伍尔芙和福克纳,希尼在创造曼尔德施塔姆……

人类文学的宝库首先是由若干经典作品构成的,它们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源是取之不竭的。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经典作家和作品,一个精神素质健康、健全的民族也从来不会漠视经典阅读。让我再重复一下前面说过的一句话吧:要看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如何,要看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如何,只要看一看那里的人们在阅读什么就行了。反过来说也可以成立:有什么样的阅读,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和什么样的国民素质。

目录 The World's Children's Classic Selection

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精选

1 / 声讯时代为什么要重读经典（代序） 徐 鲁

- | | |
|-------------------|-----------------|
| 1 / 月球上的一天 | 【德国】 柏吉尔 |
| 17 / 冰 山 | 【德国】 柏吉尔 |
| 25 / 被埋葬了的城市 | 【德国】 柏吉尔 |
| 32 / 太阳请假的时候 | 【德国】 柏吉尔 |
| 37 / 上了锈的机器 | 【日本】 加纳一朗 |
| 54 / 时间银行 | 【日本】 眉村卓 |
| 56 / 豪华的保险箱 | 【日本】 星新一 |
| 58 / 没有缺点的枪 | 【日本】 星新一 |
| 63 / 失去了最后一头大象的夜晚 | 【日本】 星新一 |
| 68 / 隐 身 人 | 【前苏联】 伊林 |
| 75 / 在深渊上面 | 【前苏联】 别里亚耶夫 |
| 92 / 飞的意志 | 【前苏联】 奥·卡拉别里尼科夫 |

105 / 莫名其妙的受害者	【前苏联】姆·敦塔乌 格·伊兹玛伊勒
110 / “七号”的秘密	【前苏联】萨帕林
125 / 真实的幻想	【西班牙】路易斯·安东
142 / 罗 比	【美国】阿西莫夫
165 / 谁是凶手?	【美国】阿西莫夫
194 / 化身博士	【英国】史蒂文生
251 / 土星的月亮	【英国】阿瑟·克拉克

月球上的一天

[德国]柏吉尔

“朋友们，”在一个晴朗的夏晚，月亮像巡夜人的号角一样地出现在森林的上面，乌拉·波拉说道，“我知道，你们这批小鬼都只会顽皮，不想学好，你们长大后结果也一定不会好。不过我既然答应了你们，说话总得算数，今天我就教你们从我的大望远镜里去看看月球上的情形。”

“哦，乌拉·波拉，那好极了，如果你真的肯给我们看，那么我们一定到树林里和沼地里去采更多的草来给你喂甲虫！”

“好，这笔交易倒也上算！”老人说着，从一大串钥匙里拣出了一个大大钥匙，领我们走进客厅，这里有一部楼梯直通用石板砌成的尖顶楼，那个大望远镜就放在这尖顶楼里。

楼梯上很黑暗，又很狭窄，乌拉·波拉点亮了他的小油灯，把钥匙插入锁孔，门吱呀的一声开了，我们就踏进这间神秘的小室。在室中的一个圆柱上有一个庞大的东西，像个大炮，我们当中顶瘦的小朋友，简直可以钻进那个管子里去。这东西附有各式各样的螺旋和把手，都是用钢铁或黄铜做成的。在管子的上方嵌着一块巨大的玻璃，很像个盆子，在下方嵌着一块小玻璃，就是从这里看进去的。房间里还有一个用玻璃框子罩住的大挂钟，长长的钟摆在不疾不徐地左右晃动，样子看去很神气，合拍地连续说着“滴答……滴答。”壁角里放着各式各样的仪器，壁上悬着

日月星辰的挂图，书架上列着厚厚的书册。当我们向乌拉·波拉亲热地问长道短的时候，他只是粗声地喝道：“不要啰嗦，不要乱摸！这些你们还不懂！”

尖顶楼的屋顶上，装着几扇可以随意开关的大天窗，当你把窗子打开，让星光射进来时，你就可以从望远镜里去窥望这些星。房间里很暗，连外边幽暗的路灯也照不进来。乌拉·波拉拨开了天窗的活栓，把窗子打开了，于是就有一流灰白色的月光照到仪器上面，我们的身体在地板上投射出长长的影子。

这博学的老人把那长管子对准了银光闪闪的月球，他旋动了许多的螺旋和杠杆，向这仰天的大炮里望了好一会儿。然后让我们依次去望，只见映在我们面前的是放大了几百倍的静寂遥远的月球世界，山脉平原都看得清清楚楚。

啊，这真是一个奇特的世界！我们只能看见月亮的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是多么广大啊！我们初看时，只见它好像一个光芒四射的水晶盘。后来我们又看见这上面还有许多大黑点，乌拉·波拉告诉我们，这些其实是广阔平坦的洼地，从前人们都误认为是月面上的海洋。但特别有趣的却是那些山脉，我们看见各式各样的闪光的山顶，乌拉·波拉告诉我们，月亮和地球一样，不能自己发光，月球上的光，都是从太阳那里射来的，在山顶上因为照着阳光，所以特别明亮。那些山脉在平原上投射出长长的尖影，而山谷中因为受不到阳光照射，所以黑暗得如同夜晚一样。我们能够看见几千个圆形的火山口，还有连绵不断的山脉，山上尽是些嶙峋的岩石和裂缝，从望远镜里望去，好像是一块给耗子咬了一个个窟窿的大蛋糕。

我们观察着，老乌拉·波拉对于我们所看见的东西都一一说明。但是我们的连珠般的问题，使他觉得讨厌起来，他用他的五彩手帕揩了揩

鼻子，把眼镜扶正，然后粗声粗气地说：

“你们能不能安静一点，小坏蛋！大家不许吵！现在你们已经看到过月亮，知道它是像地球一样的球体，不过那里并没有任何生物存在。如果你们要明白得详细些，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孩子怎么在月球上玩了一天。你们坐下来，围成一个圈子，仔细听着吧！”

乌拉·波拉从鼻烟壶里取了两大撮鼻烟来吸了，就“啊秋啊秋”地打了两个喷嚏，直震得他的小辫子在硬领上不住摇荡，然后他开口说：

“从前有个小孩子，名叫富兰克，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睡着，月光照着他的脸。月亮挂在山背后，孤孤单单地像个梦游病患者；它的光照在地面的冻硬了的雪褥上，闪出万朵晶星。孩子望着这银色的圆盘，觉得它像是一张生着黑痣的和善的笑脸，于是他想起了他今天晚上所听见的话。原来，今天他们家里来了个客人，这个客人是个博学的天文学教授，他终生研究太阳、月亮和各种的星。在晚餐的时候，他讲了各种天文故事。月亮刚刚升起，月光照进窗子来，小富兰克就问起关于月亮的情形。那个带着金丝边眼镜的老教授就告诉他，在孩子们中间流行着的许多关于‘月中人’的故事都是假的。他说月亮是个很远的星球，那里有连绵的山谷，广大的平原，以及深不见底的火山口，不过那里寂静得很，既没有生物存在，也从不曾有人类的足迹踏进这个奇特的世界。

“‘我们有一天能够到月球里去玩玩，那才有趣呢。’富兰克的父亲说，他认为人类在过去已经发明了许多奇怪的东西，将来一定也会设法飞到月球上去的。老教授在他的金边眼镜里露出笑容，掉头对小富兰克说：‘对，孩子，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要一同去作首次月球旅行！’

“正说到这里，富兰克的母亲领他上床睡觉去了。因为那时候天色已经很晚，小孩子要保持健康的身体，就非有充分的睡眠不可。可是这孩子听了老教授所讲的在远远的天空中运行着的月球的故事，大为兴奋，

他躺在床上默想着在广漠的天空中飞行和在遥远的星球上游览的情形。他慢慢地闭拢了眼睛，月光软软地在抚摩他的脸，他的眼皮愈来愈重，终于进入了梦的世界。

“突然，小富兰克看见寝室的门开了，接着老教授探进头来，他高高兴兴地向富兰克点了点头，但是他的样子看去老了许多，他的头发也白了，好像他们已经分别了许多年的样子。‘孩子，’他说，‘你还认识我吗？我是你的老朋友，就是那个喜欢看星星的人。你还记得，当你从前想到月球里去的时候，我曾答应你一同去的么？我同你分别以后，我就设法制造一只巨大的空间飞船，日日夜夜努力地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我既然答应和你一同到月球里去，当然要守约。跟我来吧！你的爸爸已经在外边等着了。’

“当时我们的小朋友就像兔子般地从床上跳了起来，赶快把衣服穿上了。他的母亲又跑来替他加上一条围巾和一件皮外套，然后一同跑出屋子去。在屋外的广场上停着一艘古怪的飞船，一半像飞机，一半像飞艇，有机翼，还有一个巨大的艇身，上面围着厚厚的玻璃壁。飞船四周站满了许多看热闹的人，都惊异地张着嘴巴。邻居菲利普原是个专管闲事的‘百晓’，在人堆里傲然地展示他的博闻多见：‘你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那船里坐的是我们的总统，他是要飞到北极去的。听说那里的扫雪工人罢工了，他要去给他们训话哩。’但是警察罗伯特却涨红了脸，翘起了胡髭，东来西去地不住嚷着：‘请大家走开些，走开些！’

“富兰克的父亲和教授这时就往人群中挤了进去，他们都裹着厚厚的皮衣，招呼富兰克跟在后面。他的母亲送他们上船，跟各人一一握过了手，又抚抱着她的孩子，没精打采地望着那艘飞船，眼睛里有点湿润的样子，因为做母亲的对于月球旅行总是觉得有些危险。富兰克自己也觉得有一点紧张，但是教授却非常高兴，说这次旅行决没有丝毫的危险。随